

從生活到生命的自省—— 我的教與學

文・圖／史甄陶



去年在新進教師研習營中，醫學系何明蓉教授的教學經驗分享，給我很大的啟發。她曾在哈佛大學所開設的課程裡，得到一種教育理念。這理念的重點是，過去的教學把學生當成一個容器，老師一直倒水，試圖把這容器裝滿，但是，教育的真正宗旨，是要去改造這些學生，使這些學生的容器變大，而不是去裝滿。

從小瓶子到大瓶子

所以教學設計的目標，就是要改變容器的形狀，使其瓶身擴大，容量增加。何老師說，改變容器的關鍵，就在於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，而不僅是知識的增多。這樣的譬喻，頓時使我恍然大悟：瓶身的擴大，代表要將學生視為能動的主體。這對於儒家學說而言，真是個古老的議題！孔子曾說要「興於《詩》」，也就是真正的閱讀

經典，不是看過即可，而是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，內心得到深刻的觸發與感動。北宋程頤在〈顏子所好何學論〉中說：「凡學之道，正其心，養其性而已。」更進一步強調要恢復人之道德主體性，才是學習的宗旨。這讓我更加清楚，如何引導學生們對中國傳統文獻的接受方式，從背誦到思考，從接受標準答案到主動尋找答案，進而回歸到「切己之學」，是教學上該努力的方向。所以，在我的課程設計中，如何實踐出這樣效果，就成了我考量的重點，也不禁想從自身學習的經驗中，尋找具體的方法。

回首來時路

我之所以會從何教授的瓶子說，連想到儒家思想，特別是宋明理學的概念，與我長期浸潤於此研究領域有關，這也正是在求學的經歷中，感

受最深刻的部分。還記得高中時代，同學們將學習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，視為畏途，但這卻是我在聯考壓力下，一個喘息的出口。它讓我看見，人在課業分數高低之外，可以追求另一種更超越的生存價值。大學時代，因著多次修習楊儒賓老師和林聰舜老師所開設的課程，更加鞏固了我對學術思想領域的興趣。楊老師將儒家所揭櫫之個人內在的道德生命，以及生存的終極目標，解說得淋漓盡致，讓我得到性靈上的陶冶和啟發；林老師關注的則是儒家學說如何在中國政治社會領域發揮影響力，特別是漢代之後，儒學逐步發展成為帝國的意識形態，其論述背後複雜的權力關係，更是讓我彷彿從大夢中醒來，看見儒學發展的現實因素。進入研究所之後，遂跟隨著林聰舜老師寫論文。當時也正值清大歷史所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鼎盛時期，我大量修習張永堂老師和陳啟雲老師所開設的課程。張老師領著我從宋代思想史一路讀到清代，有兩年之久。他不僅帶給我一個史學的眼光，更重要的是培養我嚴謹的治學態度。到了博士班階段，祝平次老師要我更理性地去反省，宋明理學家所預設的前提是否合理，藉此訓練我批判思考的能力，同時，他最常提醒我的就是「要學好思想史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並思考，到底是什麼在支撐我們的生活，有了對自己生活的理解，我們才能將這樣的理解與古代的思想家對勘，看出彼此的問題所在。」此外，在中研院文哲所擔任博士後研究的階段，楊晉龍老師則是有系統地向我傳授治學方法，使我在研究上得以精進。每當回想起老師們諄諄教誨，心中都會湧起了無限的感念。若不是他們開啟我的智慧，我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機會。

這是一門「切己之學」

現在，為了要讓大一的學生們也能夠在必修的國文課中，面對生命真實的反省與思考，當我們共讀先秦兩漢文和唐宋散文時，我會分為三個層次引導學生進入。第一個層次是文本的知識

面，其中包含了文本發生的時代背景、作者生平 and 文本內容釋義，都是我講授的重點。第二個層面，則是討論每篇文章中所呈現的思想，以及引導學生們反省。首先，我們試圖還原作者發出的問題是什麼？並且釐清他以什麼樣的觀點來說明？接下來便是檢證作者的價值觀，探討他在什麼樣的前提下，說明這樣的問題？當同學們對於作品有了深度的理解之後，更關鍵的就是返回自身的思索：如果這樣的問題發生在自己身上，同學們又會怎麼想呢？而現在的我們之所以會這樣判斷，站在什麼樣的立場上，提出自己的解答？這樣的想法，與我們所讀之文本中的觀念，到底有什麼異同？有哪些部分我們可以接受？有哪些部分我們很難接受？為什麼呢？經過這樣反覆的討論之後，學生們比較能夠設身處地的理解文本的涵義，以及自身的立場。第三個層面的重點，則是關於寫作的討論。關鍵的問題在於該用什麼樣的策略和手法來鋪陳文字，才能說服讀者接受自己的想法？從篇章架構到各段的重心，再到句子的設計，以及字詞的安排，無論是作者的寫作方式，以及同學們的回應方式，都是檢視的重點。至於第二個層面與第三個層面的討論，我會利用分組討論或者個人回答的方法進行。雖然同學們剛開始比較被動，但是經過幾次練習，彼此更為熟稔之後，就容易敞開心來回應。有時我也利用ZUVIO（雲端教學互動系統），使同學們能夠匿名回答，這個工具的好處在於它能即時彙整大家的意見，投影在屏幕上，或以文字，或以圓餅圖，顯示同學們的討論結果，也可以提升大家參與的意願。

除了課文內容之外，我還會設計一些活動，與同學們一同探索他們現在常使用的文類，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思想。比較有趣的是在一次上課中，某位同學被封為「廢文王」，這個詞彙立刻引發我的好奇，很想知道同學們眼中「廢文」是什麼意思？同學們報告的過程與內容，真是精彩。他們先將臉書和批踢踢中的各樣發表，按照

內容或者形式分類，然後再去分析這些文類的結構及其思維，進而定義所謂「廢文」的概念。我還記得開始報告的第一組講完，台下立刻就有同學質疑，如果按照那一組所給的定義，臉書和批踢踢中的文字，都可以叫做「廢文」，但若是如此，我們為何又會說臉書上某些是「廢文」，某些又不是呢？最後同學們自己討論出大致的概念是：雖然「廢文」這個詞彙，從社群網站開始不久，就已經出現，但是所謂「廢」的定義是主觀的，完全取決於讀者自身的感受。總之，這個活動用意，是讓同學們運用國文課中學到的分析方法，針對他們現在常用的平台和常寫文字，進行討論。同學們所展現的熱情，以及在討論中所呈現的深度與廣度，實在讓我驚訝。當然，他們的

結論也提醒了我，哪怕是再好的文章，若是無法「切己」，也就失去了光華。

教學相長

孔子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以前我的指導教授常拿這句話告誡我，在研究上要學、思並進，現在當我在教導學生的時候，這句話也同樣重要。如何讓學生真正學到中國思想文化的精華，同時又能轉成他們生命的智慧，是我責無旁貸的職任。同時我也相信，從他們的身上，我能得到更多對於生命的體認，讓自己也更有長進。圖（本專欄策畫／中文系李文鈺教授&化工系陳文章教授）



史甄陶小檔案

臺北市人，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和博士後研究，2011年擔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，2013年至臺大中國文學系任教。自大學時代開始對宋明理學產生興趣，碩士階段確立以朱子學為主要鑽研方向，博士班時期致力於元代朱子學研究，博士後研究的重心轉移到元代《詩經》學。目前已出版《家學、經學和朱子學——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、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》。